

橄榄 项链



韦 丰 阿 冢 等/著

汽笛绝响，随着第二轮唱和再次响起。这次转而一派苍老悲凉的哭喊之声。如人之将死，其声也哀，偏偏带着江湖味道。又若易水风萧，满座白冠其间萧瑟寂寥凛然，让人不忍卒听。一行众人竟全掩面。音平息好久，大家才勉强偷看地上两只蟋蟀，发现他们交口一处，却是如千年的铁砧丸般沉默。好久一，谁也不愿发声打搅他们，任着时间流逝。

作家出版社

QQ·作家杯
www.qq.com 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丛书

王蒙、王安忆、曹文轩、张胜友等评委推荐

1247.7
255

橄榄 项链

韦 丰 阿 冢 等 / 著

RBR11/09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橄榄项链/韦平, 阿冢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5

(“QQ·作家杯”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丛书)

ISBN 7-5063-3292-2

I. 橄… II. ①韦…②阿…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6605 号

橄榄项链

作者: 韦平 阿冢

总策划: 张胜友

责任编辑: 王宝生

特约编辑: 草 儿

封面设计: 李栋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280 千

印张: 10

插页: 4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292-2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与书市新潮（代序）

——张胜友答深圳《晶报》记者问

网络文学最终还是文学

晶报：您对目前风头正劲的网络文学是怎么看待的？作家出版社参与举办“QQ·作家杯”征文大赛对您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张胜友：我们知道，作家是需要有思想的，对生活对时代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需要一个非常自由的创作心志，也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环境，网络就满足了作家的这种要求。这样，一方面会产生一些非常优秀的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品以及一些有灵气的作家，但同时也有不少格调不高的网络文学作品，这个就是目前的实际状态。

至于“QQ·作家杯”征文大赛，我们始终要求参赛作品的内容是健康的，但是我们又给参加征文的作者同样提供非常自由的空间，希望通过这次征文能够让我们的网络文学更健康地成长。我相信通过这次大赛会涌现一批好作品和好的作家。

晶报：那么您个人觉得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张胜友：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网络文学最终还是文学，网络只不过是载体。大家都公认的，文学即人学，那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你网络文学也好，传统文学也好，还是要表现社会、时代、人生，所以我们这次征文还是有所选择的，我们希望推出好作品。

网络征文瞄准年轻人

晶报：“QQ·作家杯”征文大赛是作家出版社与网络公司的第一次合作吗？您觉得出版社与网络公司合作的优势在哪里呢？

张胜友：不是，我们更早。我们曾经出版中国的第一部网络小说王庆辉的《钥匙》，我们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优秀的网络作品。网络也是一个宣传的窗口，它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大，出版社与网络公司互动之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显而易见的。

晶报：这次征文大赛有预期的目标群吗？

张胜友：应该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眼中的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生活可能跟成年作家有所差异，这些作品会很有灵性，很鲜活，希望这些人把我们的视野打得更开。

晶报：网络会不会让读者的阅读变得越来越浮躁？

张胜友：你提的问题客观存在，但是文学是一种寂寞的事业，精品文学要经得起历史、时间和读者的检评。

有害的畅销书就要抵制

晶报：目前市面上的畅销书越来越多，您觉得哪一类书更容易畅销？

张胜友：世界上的畅销书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是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好奇心理，这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第二类就是有实用价值，你

出一本家庭医疗手册，它也会畅销，因为它有实用价值。

晶报：您自己觉得畅销书对文学本身有什么正面与不良的影响？

张胜友：所谓“畅销”就是说对市场的占有率很高、覆盖面很广、有很多读者参与。但是作为一家出版社，我们不能只为追求畅销而畅销，因为图书出版物是一个文化载体，它有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所以我们选择畅销书的时候，首先要求内容健康、思想向上。

晶报：那么现在市面上有这么畅销书，您觉得值得一看的能占到百分之多少？

张胜友：阅读分好几个层次，有些好书可能对你终生受益，或者对你的成长、思想修养、知识的提升都有好处，这样的好书是很需要反复阅读的。有些书就是一个消遣，但是它的底限就是不要有害。有少部分畅销书是对社会有害的，对这种书就要加以排斥加以抵制。

晶报：那么作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畅销书会有一个怎样的计划？

张胜友：出版界有一个“二八”规律，就是20%的图书创造的经济效益可能占到80%，我们一年大概出版新书200多种，我们每年的畅销书能达到30到40种。

晶报：您自己觉得值得骄傲的发行畅销书的案例有哪些？

张胜友：那太多了，像《长恨歌》发行超过了26万册，《来来往往》超过了30万，余秋雨的散文《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超过了60万，《哈佛女孩刘亦婷》发行180万。

晶报：这些类型的书在开始发行之前有没有想过会畅销？

张胜友：当然，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就是把它们当作畅销书来运作的，在发行之前我们对市场进行过调查。拿余秋雨来说，尽管他的作品是有争议的，但他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余秋雨本人也就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晶报：面对良莠不齐的畅销书市场，您对读者在选择上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胜友：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与阅读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

很难建议。有些人希望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准，但这类书未必就是畅销书。而有些畅销书则可以让读者阅读起来愉快而轻松，但它的思想性未必很高。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每个人对阅读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纯文学不能游离社会

晶报：对于纯文学的出版机构和刊物来说，这个过程应该还是满艰难的吧？

张胜友：纯文学刊物目前普遍陷入一种经营上的困境。这个原因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文学应不应关注现实？我刚刚说过，主旋律图书、文学精品图书都是可能成为畅销书的，那么我们的文学刊物就不能游离社会生活，否则读者也会疏离这本刊物。其次，文学刊物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是比较单一的，但是通过资源整合就能产生整体优势效应。

鸣 谢

值此征文大赛获奖作品系列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为大赛付出辛勤劳动的评委们及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真挚的感谢。

总顾问

王蒙: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评委会主任

张胜友: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一、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组:

终审评委(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安忆: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朱德付:著名报人,《京华时报》总编辑、副社长

张 平: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阿 来:著名作家,《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李敬泽: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陈 寅:著名报人,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

曹文轩:著名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国荣:著名作家,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雷 达: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博士生导师

慕容雪村:著名网络作家

复审评委:

丹华、红茶、醉颜红、汉字狂草、FORWARD、瞎子、玫瑰水手、心有些乱(洛兵)、红心杀手、李寻欢、破袜子、冷静、老光、八卦、嘿嘿、楚人。

目 录

最佳作品奖

蚰 蚰	韦 半 1
橄榄项链	阿 冢 21

优秀作品奖

建设娘	钟 满 36
绝 冢(存《非常态》)	绝世好虫
烟女士	卢小良 53
我的家族精神病史(存目)	黑天才
挖 掘	黑天才 63
天天天蓝	zu - zu 69
金色彩带	江 来 84
黄金草原	狐不悲伤 98
持刀的少年	阿 冢 109

入围作品奖

桥西街	小武松 133
偷 生	十六蓝月亮 168
刀刻时光(存目)	有病呻吟
欢乐时光	有病呻吟 193
屠 手	呆 瓜 203
谁撒了一地鸡毛	老 钓 208
霜天霜地	鱼在天边游 222

橄	凛冽与虚幻	小木不识丁	241
榄	五月猜谜	雨 巷	264
项	万恶的年代(存目)	死小刀	
链	丰镇盗贼	卢小狼	279
	村里的两条狗(存目)	卢江良	
	墙	浪漫王子	300
	狐	笑笑寨主	306

附：鸣 谢

征文大赛获奖作品系列丛书抽奖活动说明

蚰 蚰

韦 丰 [93992698]

QQ·作家杯

1

那年夏季异常干燥,就连偶尔吹过的风都带着炙热味道,凝重挤压着寥廓田野里的高粱,穗子蔫蔫的,片片叶子垂着凤目愣愣盯着地上,硬实土地到处纵横皲裂,连成个硕大网结,将沈四心网得牢牢的。

故乡每年夏末秋初就是虫季,欢喜莫过于孩子,没日没夜出没高粱地,胡乱翻动草堆石块,不时有蚰蚰受惊跳出,孩子们翘高屁股爬滚泥地里,赶最前面的纵身前扑,小心将手掌蜷成座五指山丘,蚰蚰在下面扑腾,有时候急了对着人手还会啮咬一口,有稀微痛感,小孩们夸张大叫,等蚰蚰平静了,小心用手指抠住地皮,连枯草泥土一把拢进空心拳里,顺手指罅隙向里脱,一声高叫,铁定是抓住二尾,碰上三尾松开拳头放了或者干脆拍死了事。傍晚,孩子们拿上瓦罐,里面有新捉的蚰蚰,围成一团角斗,每天产生个大王,获胜者是被羡慕的对象。

这季节也冒出些个捕蚰蚰的大人,日夜泡高粱地,夜里燃点油灯或者蜡烛,手持篾编捕虫罩,忍着蚊群追咬,捕虫是这些人的生计。故乡将捕虫者分两类,多数人白天捕虫,一寸一寸挖掘土地,卖的是力气活,不管大小雌雄只要是蚰蚰一律拿下,玩虫人称呼这样捕虫的为撬子手。白马县的沈四是周边县城有名撬子手,有年虫季他一白天捕捉六百条胚子虫,同道叫他白马捕快。

沈四这类撬子手光白马县就上百号,每天睡足赶个大早,天放亮出门,择虫鸣集中所在,窝等天亮,放光后即下田,开始一天忙活。傍晚前他们手提大堆新鲜芦苇管,灌着当天收获,结伴去翠屏镇虫市。赶到那里,老远听到人声鼎沸,云集各地虫贩,贩子们悠闲晃荡在卖虫者周围,

不时停下脚步，弯腰从堆成小山的芦管里随意倒几个验验大小，遇上合意的，交易按芦苇管计数，一文钱十管，统收打闷包。

翠屏镇这类虫市虽则热闹，但没收虫行家涉足，有好货色当去鲁家大院。鲁家大院名为大院，实则是个大空坪，能上这卖虫的，都算捕虫道里好手，俗称守更的。这些人是子夜下田，也不急就四处晃荡，听见虫叫或弹琴声，马上辨清是大小青黄，一般蚰蚰不屑下手，但只要起虫，出土必然足码大家伙。

好虫都现在鲁家大院，去年黄村的黄九郎四斟八点一条乌背青麻头，被北平虫家二百大洋收购了，二百大洋，白花花的袁大头，沉甸甸晃人眼花，一头好耕牛也就这价码。做梦沈四都想有头牛，村西白老头家三丫头聘金就这价，没头犍牛来换，谁都别想动他闺女。

沈四守候了一周。这片田藏在半山坳，是片野高粱田，无人梳理，几株又短又矮野高粱稀稀拉拉杂乱歪着。沈四去年在这起过虫，虫势旺，出土近三百条，全二斟八九以上大家伙，虫色又正，刚上翠屏虫市，马上被俩济南虫贩瞅上，没费周折，粗验了二三条，被提溜干净。

今年九月初才来这片田，这里地势背阳，抓虫谚语有道：向阳伏，背阳秋。背阳地虫出土晚，底板干，是出将军的料子。

异常安静，老大片地，没声虫鸣。四处看看，地还平整，没被人抢先光顾迹象，翻翻脚下土坷，几只肥大三尾惊惶蹦出，四处乱窜。沈四猛想及幼年听老辈闲扯提及，百秋一遇虫王现世，周围三里所有二尾闻风而避，莫非撞上虫王现真身，沈四心被抽了一下，钻髓地慌张。

守到第三天，候到第一声鸣叫，之前沈四几乎放弃。那是白露前三日，捕虫行话云“白露三朝出将军”，三秋将才出土往往就在这三天。子夜刚过，等得麻木的沈四突然听到不远飘传来声鸣叫，不算响亮，但透着沉稳有力。最初沈四以为是妄觉，这几天风声鹤唳都会被误作蚰蚰叫，半时辰后又是一声验证了事实，沈四一激灵，身体里的气快速被抽走，像个漏气皮球，人立时便虚脱了。

它叫得极少，还短促得紧，一两声后戛然而顿，似乎察觉周边有人存在，故而在小心周旋。沈四神经时刻弓弦样绷紧，每次疲倦到极点，一声清吟又换得神清目爽。

今天九月初八，节令上叫白露，捕虫季节的最后一晚。露水一出，蟋蟀牙齿就酥软了，再厉害的出土也是废物。



天偷偷变凉爽了，夕阳还留恋在天之一角，沈四准备完装备，推开自家木门。门外撬子手们正从翠屏三三两两往家回，余晖晖在每张得意非凡的脸上，哼着小调，手拎刚沾的烧酒，酒水荡漾瓷罐里，香味直窜沈四鼻子。

再细检一遍该带的家伙，油灯、虫网、竹筒、撬棒、细篾片一样没落，他狠狠拍上门闩，门很响亮回应一声，他昂首向天吼了声，然后大步走出村子，背后一片火烧了的云镶着金色边框在山腰浮悬。

高粱地西南，垒起两堆卵石，沈四留的记号，上次就这附近听到它叫。沈四耐心缩小着包围圈，一天天接近，他预感蚰蚰兴许在某个旮旯偷窥自己。沈四蹑足走动，刻意避开石块，垂倒的秆子，怕些声响使它受惊逃逸，连呼吸也凝住着吐纳，很慢很慢呼吸，使沈四胸膛有块石头沉沉压住。

过子时，才真正黑了天，沈四有点焦躁，耐心被时间慢慢撩动，这是最后一晚，成败全在几个时辰，有时他会想，不如就地翻，半宿时间，兴许运气好，也能把它搞出来。哧的一声他划亮洋火，虚弱的弧光在冗重黑色里挣扎，立刻被风吹熄。沈四忿然将焦头火柴棒扔地上，没有任何声响，手臂脆生着疼，差点搞脱臼。就此时，那蚰蚰低沉叫了声，带着些嘲讽味道，声音微有些颤，不仔细辨根本发觉不出。经验告诉沈四，这是它想要贴铃了，用鸣声招引附近三尾，沈四起了精神，默默念叨。兄弟咱们慢慢熬，看谁熬得过今宵。

冷静对峙，时间擦着身子顺着呼吸在缓缓踱步，还不时扭回身子，悠闲看看沈四，原先那种焦躁再次冒出来，渲染沈四心情。他垂头盯着前方土地，眼神像根铁钉直棱棱插到深处，挖开厚实的土壤，土层下迷宫纵横，绵延蜿蜒，没有尽头。

沈四一凛，从妄想中被激醒，抹抹手背，发现真有些微湿，起霜了，念头刚窜个头，沈四吓得几乎蹦起来，心怦怦猛烈撞着，胸口一阵剧痛，定下神来，才发现是在下雨。

开始时雨滴若有若无，飘飘缈缈筛在地上、高粱叶子上还有沈四身上，只一会儿，便倾倒下来，伴着风势，将高粱砸得前俯后仰，干涸土地贪婪吮吸着雨水，因日照而龟裂的痕快速抿合，像溃瘍的伤口，有些白色泡沫从土地深里泛出，一个夏天留下的痕迹瞬时被洗刷干净。

雨丝毫没停止的架势，沈四知道这天气，蚰蚄不可能鸣叫。大水谁

都不好受,他或者是它,他被雨水淋得狼狈不堪,它定然也从藏身洞穴中仓皇出逃,试图避开漫起的水,拖拽粘着水珠的腿寻觅可藏身的石块,或者垂落在地的枯叶子。

沈四抹抹眼脸上的雨水,雨将睫毛浸得沉重,倒垂着扎进眼睛,又痒又痛,难受至极。

沈四忿忿骂声娘,雨声轻易淹没了他的声音,沈四找了株最茂盛的高粱,躲在下面抖抖缩缩从内衣里掏出洋火,发现火柴盒子被浸湿了,弓腰用背部挡住雨点,从里挑拣出稍见干燥的几根,捻成一团尽力划下,先见缕青烟在风里飘逝,接着火光奇迹般闪出来,他点亮带来的油灯,拢上玻璃罩,隔着玻璃亦感觉些微温暖。

在泥泞地上行走,沈四不用在意惊动蚰蚰,泥水汲汲在脚下放肆呻吟,水围着他四处散开,每踏步就留下个泥脚模。

等着无济于事,只有碰运气,可以藏身的地方沈四到处都翻,石头下、落叶下、高粱秆子下,凭着油灯发出的羸弱光亮,希望随着灯光闪烁。开始还是有序,慢慢动作幅度越来越大,最后演变成发泄,泥土夹带着雨水在沈四手下翻飞,越来越猛烈,四处飞扬,溅满他脸上身上,又被雨水不断冲刷,流下斑驳痕迹。

一个黝黑影子窜过,他也随之凝固,定格漫长一秒钟,然后扑向前方,右手捕虫网顺势向前套去,网下是只硕大蚰蚰,因挣扎窜跳将竹篾编制的虫网震得乱颤。沈四勉强按捺狂喜,看了又看发现是只三尾,他颓废跌坐泥水里,虫网被碰翻,那只三尾爬出来,从沈四眼前爬过,沈四亦盲随着三尾爬行而眼光移动,木讷的渺无生机。

那只三尾被泥水粘住条大腿,拖沓着艰难行走,沈四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前面横段枯萎高粱叶,它挪到那处,像溺水者偶然抓到稻草,幸福地伸直身体,另一条大腿搦身上的泥巴,动作笨拙引得沈四失声而笑,他很快在那只三尾身上找到自己影子,于是更颓废的沮丧接踵而至。而此时奇迹降临,一只强壮漂亮的蚰蚰,雨水沐浴使它显得格外鲜艳,它从叶子另一面爬过来,也躲在那片叶子下面,正用牙齿撸着长须,剔完水珠,钢鞭样的须笔直挺往空中,向四处扫描。沈四仔细看着,应该是它,是只二尾的,不算大,但透着精干,他抬手放自己嘴边,用力咬了口,疼痛刺激了他,他再次窜起身子,用力向下罩住,捕虫罩陷在泥水里,也将蚰蚰笼在下面。

沈四躺倒在高粱田上,没丝毫力量支撑起太沉重的躯干,他想要睡眠,就在泥水里,泥水像层流动纱巾包裹住他,有点温暖人体。

二

处在鲁家大院虫市,沈四惴惴不安,觉得自己是误闯进海水缸中的淡水鱼,咸呛得难受。刚一会儿,他就想恋起翠屏虫市,翠屏比这闹多了,所有撬子手齐声吆喝,站直身体叉着腰,为的让收虫人听见,蚰蚰也人来疯叫特别欢,和着人声一浪浪叠起来。鲁家大院大部分人一声不吭,老实坐马扎上,只见几个老牌守更的相互寒暄,聊些蚰蚰典故或些别的事,新人面带阿谀围一旁听,逮着机会插上句口,据说这些老手都是懂虫的,一眼就看出虫好坏,所以收虫人喜欢收他们手上的蚰蚰,价钱也高。见有收虫玩家走过,这些老手便主动招呼,好像和任何人都熟。沈四萎缩在集市不起眼一个角落,身边是邻村的老五,老五身前堆大片瓦盆,一色青土雕龙,阳光斜照下骄傲泛层青晕,沈四偷瞥那堆瓦盆,又怕别人也看他,马上收回眼神,将自己跟前破瓦盆向脚下又推进些。最早路过看沈四蚰蚰的,是个年轻人,集市上尊称为小韩爷,北平最出名玩家杜二的关门弟子,不过二十来岁,自小跟杜二爷出来闯虫市,眼光已经相当高了。小韩爷听有人招呼名字,扭头看到老五咧嘴冲自己笑,不记得以前见过这一号。老五见脸色知道对面不记得自己,赶忙又解释道:“杜二爷今年怎么老不见,前年蒙他老人家青眼,还收我条青项淡黄。”小韩爷哼了声,晃到老五面前,随手揭开盆盖往里瞧瞧,摇摇头:“这色儿不正。”老五接手过来掩好盆盖,对小韩爷说:“这些玩意都唬初跑码头的雏,好东西让他们看也糟蹋,您上眼看这盆如何。”老五从身后不知什么地方又掏出个蚰蚰盆递给小韩爷,嘴也没闲着“整一色的正青白牙,您给断断。”小韩爷矜持地接过手,在阳光下眩眩:“皮色挺不错,胚子也好。”老五不住点头,“但是底像是嫩了,秋分后未必泛出,泛杂了整皮一色就废了。”老五脸挂不住,窘迫看着小韩爷,尴尬地似笑非笑,收虫看虫之间有暗规矩,一般说好不坏,看到不入眼处,把盆放下就到意思,卖虫知道对方看出门道也不纠缠,很少有像小韩爷这样直接说破的。沈四不明白内中机关,看了好久觉得老五面色好玩就笑了。老五回头狠狠瞅他一眼,沈四明白自己笑差了,孩子样垂下头。小韩爷信



步走到沈四前面，老五撂下自己摊位，跟着过来。“小子，让小韩爷看看你玩意。有好东西也太阳底下漏漏，别像孵小鸡仔那样捂着。”老五纯心想撒气，对沈四这样说。沈四傻不拉几将破瓦盆捧给小韩爷，老五凑脸也向盆里瞧，沈四的蝥蚰并没见特别，无论头项还是后档，就六爪还算出色，一色紫獠皮色，在暗黑盆里显得特别浓黑。小韩爷手掌倾斜着晃了半圈，先是离着老远瞄，然后凑近些看，最后将脑袋贴近盆端上下打量，来回反复四五次，合上盆盖，询问沈四：“这蝥蚰什么价码。”沈四愣了，袖口使劲抹把油汗，一咬牙吐出两个字“二百。”“什么？再说一遍。”小韩爷问，老五在旁接口：“他说两百，小子想钱想疯了，金蝥蚰！要两百袁大头。”沈四这下算定住神，故意朗声说：“二百个大头，少个铜板都不卖。”声音传到周边玩家和卖家耳里，所有目光聚焦到这其貌不扬的新人身体上，有十几个人干脆就围过来。在北平玩虫道上谢三爷算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前年黄九那条乌背青麻头就是他出二百大头收购的。谢三也确眼毒，这只蝥蚰虽色面纯正，但笼形平平，一般玩家轻易不会收这样胚子虫，这种胚子出了是将军，不出就是窝囊废，两百大洋全成水漂，连声响都听不到。在谢三之前看过那条乌背青麻的少说十数位，都没能成交，偏谢三一见就相中了，没丝毫犹豫，一口报出两百大洋的天价，差点没把黄九给吓晕过去。谢三有独到眼光，去年他就赌那蝥蚰一副牙，那虫生得白底芝麻牙，牙根漆黑牙尖四方，像古谱提过的骷髅牙，据传骷髅牙骨质实心，合钳一般蝥蚰立马就废，除了传说中的乌金牙，这牙就是极品。谢三确没走眼，这只青麻头上斗场就三连胜，从开盘到结棚都轻口重出，一口过门，从未合过一钳。利是少不了的，每场彩金都不止二百大洋，关键是名，谢三的名一下就在京城响亮起来，大家称呼谢三时都不忘在后面加个爷字。沈四报出价码时，谢三爷恰在附近，正捧条浅路的红牙紫在看。耳风刮到心思动了一下，没随大伙一起去看，还是仔细先端量手头那条红牙紫，不紧不慢和摊主说道，耳朵一直盯着沈四那里。“蝥蚰不错，就肉身粗了，经不起盘打。”谢三说。摊主马上答口：“三爷您行家，俗话说紫不灰粗，这又不是藤花紫一路玩意。可说毛病也可说不是，全看后天调养。您要真看上我这玩意，随便报个价码，谁不知道谢三爷童叟无欺美誉，您说什么价就什么价。”“好，就按你说的价码定了，完市后给我送客栈去。我再别处逛逛。”说话间谢三直奔着沈四这儿而来。小韩爷被沈四开价说得一愣，



想要还个价码,转眼四周聚拢看热闹的,年轻人锐气一起来,反而羞于还价,但这价码确高得离谱,两百个大洋,上品虫可收个五六十条。钱还小事,如果大价码收到次货,师傅那里不好交代,圈子里名声也臭了。道上就讲究个名声,这好名声难得,坏名声传起来却朝发夕至容易得很。

小韩爷鬓角隐隐渗汗,被谢三看得真切,谢三禁不住生出些微快感。虽说这几年道上也闯些名望,但和杜二这样的老江湖相较犹如萤火日晖之别,老家伙们都不大瞧得上他这类无门无派的后起者。谢三听说有次杜二爷和朋友论及京城新起的玩家,当提到自己时,杜二爷只冷冷一笑,什么话都没有说。老佛爷还在那年,杜二爷就在道上闯出名头。眼力尚是小道,那手茭草尤是一绝,落下风的蝓蝓眼瞧将就退夹败走,让他指尖那根草轻轻撩拨,像抽足烟土的瘾君子,比初入棚时还精神,回首就是回马枪,往往就卧马回身反败为胜,这手上的硬家伙是不外传的压箱底绝技,连跟他三十年的大徒弟都没学会。谢三少年时在场子里看过老玩家玩草,抹上菜油的筷子上搁颗溜圆黄豆,凭着手里一根草上下左右的拨,捻,挑,撇,那黄豆只在筷子上盘旋就掉不下来。谢三当时就惊诧不已,羡慕得不得了,回家偷偷练好几年,手底功夫多少有些,但和杜二爷这样的老玩家还不能并论。谢三轻声向围成一圈的人们拱手:“各位,借道,让我也瞅瞅。”人群自动闪开缝隙,让谢三走到里面。小韩还没发现谢三,直到谢三拍他肩头,才发现已在自己身旁立着。“小韩爷,看上什么好玩意了,借光让我也瞧上眼行不?”谢三永远慢条斯理,很有荣辱不惊大将风度。“也不算什么好玩意,就是瞅着有点模子,还不知日后出不出将。三爷眼光准,看看值不值价码。”小韩让过谢三,将盆推到他面前。谢三接过手来,粗粗瞄一眼,夸张得拇指一翘,赞声道:“不愧二爷高足,韩爷眼力真不弱,这蝓蝓皂衣朝靴,身上隐层雾气,披袍挂甲将军打扮,内在底气明摆在那,应是谱传乌云罩雪,等秋分到斗丝一显,至少是个将军品性,闹不好又是立盆底的了虫。我看两百大头还委屈着,旁人眼里的小砌虫,落咱们这些玩虫跟前可是无价宝物,至少也值这个数。”谢三伸出一个巴掌,把五根手指都摊开,对着沈四晃了又晃。人群哗然,沈四眼亮得光可鉴人。小韩爷更窘了,势成骑虎进退均也不是,迟疑间四下张望,发现自己师傅杜二爷在不远处,长吁口气总算是找到靠山,忙让旁边人去请一下师傅。杜二爷保养得